

中國哲學

第九輯



B20

4
9

中國哲學

第九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国哲学》编委会

名誉主编：侯外庐

主 编：包遵信

副主 编：楼宇烈 金春峰 黄宣民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孔 繁 包遵信 沈芝盈 卢钟锋

汝 信 庞 朴 李泽厚 李学勤

林 英 金春峰 陈金生 张义德

黄宣民 楼宇烈 杨天石 潘吉星

目 录

关于墨子思想的一封信	郭沫若 (1)
《墨经》若干条经与说释义	牟钟鉴 (3)
《墨经》对思维基本规律的论述	余秉颐 (13)
释权(《中国权说史略·绪论》初稿)	<u>赵纪彬</u> (18)
《管子》中的阴阳五行说新探	胡家聪 (30)
试论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及其特点	周兆茂 (45)
经、纬与西汉王朝	刘修明 (81)
《黄帝内经》的认识论	廖自力 (103)
也谈《老子河上公章句》之时代及其与 《抱朴子》之关系	金春峰 (137)
——与谷方同志商榷	
张角与《太平经》	朱伯昆 (169)
关学源流辨析	陈俊民 (191)



苏轼《毗陵易传》的哲学思想	孔 繁 (221)
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	陈正夫 何植靖 (240)
《朱子新学案》述评	陈 来 (257)
陆学在元代	陈高华 (270)
许衡思想探索	徐西华 (286)
王阳明哲学的内在矛盾	沈善洪 王凤贤 (301)
西方对王阳明的研究	[美]陈荣捷 (328)
洪仁玕思想初探	卢钟锋 (348)
达尔文学说在中国初期的传播与影响	汪子春 张秉伦 (365)
蒙文通论《心术》、《白心》为慎到田骈 作品	(388)
——裘锡奎致本刊编辑部的信	
论《美的历程》	冯友兰 (390)
——冯友兰给李泽厚的信	
比较哲学的历史、现状和方法论问题	焦树安 (392)
一九八一年全国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 毕业论文提要	(414)

 资 料 与 回 忆

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	胡珠生 (443)
“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续)	杨天石 (461)
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	顾颉刚 (511)
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回忆录 之七	侯外庐 (521)
叔本华论中国哲学	(543)
哲学史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义德 (555)
《中国哲学》第十辑要目	(570)



Chinese Philosophy No. 9

Contents

- Epistle concerning the ideas of Mo Zi
..... Guo Moruo
- Commentaries on some of the canon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the "Canons of Mo Zi"
..... Mou Zongjian
- Expositions on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thinking in the "Canons of Mo Zi"
..... Yu Bingyi
- An interpretation on "measurement"
..... Zao Jibin
- A new inquiry on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in the
"Book of Quan Zi" Hu Jiacong
- On the naive dialectics in Han Fei Zi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Zhou Zaomao
- "Jing" and "Wei" and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u Xiouming
- Epistemology in the "Inner Canons of
Huang Di" Liao Zili
- Also on the He Shang Gong's version of Lao Zi and



- its relations with Bao Po Zi—discussion with
Comrade Gu FangJin Cunfeng
Zhang Qiao and the “Bible of Universal Peace”
..... Zhu Bokun
Examination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 SchoolChen Junmin
Philosophical ideas in Su Shi’s “Pi Ling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hange”
.....Kong Fan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nd natural
science Chen Zhengfu He Zhiqing
An introductory review of “A New Study
of the Philosophy of Zhu Xi”Chen Lai
The School of Lu Xiang—shan in the Yuan
dynasty Chen GaoHua
Inquiry into the ideas of Xu HengXu Xihua
The intrin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 Shen Shanhong Wang FengXian
Researches on Wang Yang—ming in the
West Chen Rongji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ideas of
Hong Ren—gan.....Lu Zongfeng
The early propagation and influences



of Darwin's doctrine in China

..... Wang ZiCun Zhang Binglun

On "The Progress of Beauty"—a letter of
Feng You—lan to Li Ze—hou

Concerning the history, present condition and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 Jiao Shuan

Résumé of the theses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specialized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81)

Documents and Reminiscence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Song Shu and Zhang Ping—linHu Zhusheng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Seminar on

Socialism" (cont'd)Yang Tianshi

My impress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911

RevolutionGu Jiégang

My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society of China

—Reminiscence VIIHou WaiLu

Schopenhauer on Chinese philosophy

Synopsi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Zhang Yide



关于墨子思想的一封信

郭沫若

编者按：郭老这封书信，约写于一九五七年前后，是郭庶英、郭平英同志在整理他的旧稿时发现的。这封信，文字虽短，但观点鲜明，对研究古代思想史有一定价值，现特予发表，以飨读者。

大作，论墨家与农民起义之关系，草率看了一遍。我感觉着你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商讨的。论历史人物当从历史发展来看，看他与时代的关系，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关系，他本身的发展。你的方法不是这样，而是枝枝节节地想替墨家回护。例如拿宗教思想来说，有神论是中国原始产物，在春秋时代起了动摇，儒家无神但主张利用，这是顺应着时代的。但墨子则坚决主张有神，其反对儒家的第一点，即是儒家不信天鬼。这分明是墨子对时代逆行，何必要曲为之护？墨子如只以宗教为工具，他如何要那样坚决地反对儒家？

儒家思想是封建思想，故成为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中心思想。这从历史发展上来看是有他的必然性的。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从历史阶段上来看，他只能是站在前一阶段而反对新起的东西，事实

也正是那样（详拙著诸文中，不另详）。故违背时代的墨家终究消灭了。这就证明它在历史上站不住，受了淘汰。“逃墨归杨，逃杨归儒”也指明了这一种转化的途径。墨家后来已化为儒，那还能说得上是什么“墨家”呢？

大作总是想替墨家辩护，我觉得大可不必。我对儒墨无偏袒，在今天来说，我是反对儒家的。因我反对封建思想，但我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反对封建思想。但我并不把墨子的反对儒家引为同志。因为他的立场不同。五四之后不久，由于反对封建思想而打倒孔家店，因而有一部分人（如胡适，梁启超等）便极端推崇墨家，那正是反历史主义的表现。好些同志都还在那种见解的影响中，我认为我们是应该和那种方法诀别的。犹如我们不能因为洪秀全曾假借耶稣教而卷起革命运动，因而肯定耶稣教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陈涉吴广曾假借鬼神，便因而肯定墨子。何况陈吴革命并未以墨家学说为旗帜。“巨子”与“渠率”之比，颇嫌傅会。巨与渠固通。巨子是大夫子，渠率是大帅，何能从这里找出墨家与农民运动的关系？这可以说是苦心曲护的尽头，有失实事求是。余不详及。

郭沫若

二·廿八·

《墨经》若干条经与说释义

牟 钟 鉴

《墨经》夙称难读。清中期至近现代，不少学者致力于《墨经》的整理校注，遂使《墨经》十之七八的内容可为人所明了。可是有些条文依然难通其义；有些条文虽有畅解，但众说纷纭，无有定论。总之，要想全部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殊非易事，需要继续探究商讨处尚属不少。笔者对于《墨经》素乏深研，只是对若干条《经》与《说》有些自己的想法，是否算得上新鲜准确，实无把握，现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教于墨学专家们。

《经上》：“力刑之所以奋也”^①

《经说上》：“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

孙诒让断句：“力，刑之所以奋也。”“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毕沅、孙诒让皆指出“刑”与“形”通，“形”者形体之谓。对此诸注家无异说。但孙氏以形体单指人体。《广雅·释诂》：“奋，动也。”孙氏释《说》云：“‘与’疑当作‘举’，言凡重者必就下，有力则能举重以奋也。”故在孙氏看来，“力”仅指人体动作之气力。后来一些学者如杨宽、高亨皆依循之，不过高亨对《经说》的断句与孙氏有差异，谓“力，重之谓，下与（举）重、奋也”，似不如孙氏句读顺畅。吴毓江

① 以下所引经与说原文皆据孙诒让定本《墨子闲诂》，中华书局，一九五四年版。

认为《说》文中“‘谓’为‘请’之形讹，‘请’即‘情’也”（《墨子校注》，独立出版社，一九四四年版，下同），并举《节葬下》中“请将欲为仁义”诸本“请”亦作“情”为证。吴说是。“重之情下”即是说物体重量的本性是下堕的。对于“形”和“力”还有另外一种见解，认为“形”与“力”不单指人体和气力，还泛指众物及众物的运动力。如梁启超就说：“形之所以奋在力，深合物理。奋，动也。物质恒动不已以成众形。”（《墨经校释》，商务印书馆，一九二〇年版，下同）经此解释，本条《经》与《说》所论及的乃是一般力学问题。伍非百、谭戒甫看法同此。谭氏说：“据今动力学，‘凡改变物形之动止状态者，皆谓之力’。然则令物体动，须加外力耳。牛顿动例，正合此旨。”（《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下同）近来杨向奎也直视此条为“力学定义”（《〈墨经〉中的时空理论及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我以为这后一种说法是把《墨经》的原义扩大和拔高了，比较而言，还是以孙诒让的解说较为妥实。孙说亦有其不足，即未能将此条《经》与上下各条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而确定它在《墨经》逻辑结构中的位置。《墨经》各条在排列上原本有一定顺序，往往是同一类内容的经文列在一起，彼此有内在的联系。当然后来有的文句次序错乱了，需予调整。那么，“力”条的位置是原有的还是被改动了？若设“力”条是讲力学的，其上若干条属道德学，其下数条则属生理学，与之皆不相关联，那它必是从他处属入的。但稍加分析，便知情况不当如此。试将它与上条作一比较：“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刑（形）之所以奋也。”两者句法构造完全一样，绝非偶然的巧合。可以作这样的说明：从“仁”条到“勇”条所列皆道德概念，从“力”条到“梦”条共四条全系人体生理学问题，作为这两部分的过渡，“勇”条承上，“力”条启下，两者归类不同但在内容上较为接近，勇敢需要气力，故被排在一起。“力”条与“生”、“卧”、“梦”三条

紧相连属，不可分割，皆论人的生理。“生”条讲生命的内涵，“生，刑（形）与知处也”，是关于生命的定义：生命是形体与知觉的结合。此条中“刑”字就是指人的形体，可知“力”条中“刑”（形）字义与此同，并非泛指一般物体。“卧”条释睡眠，“梦”条释梦，用词简洁又得要领。“力”条是把气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命现象看待的，故与上述三条同列。人们可以观察到，生者有气力，强壮者多气力，老病者少气力，濒死者无气力，故以气力为生命的表现之一。活人身体之所以有所作为，在于有气力鼓动，这就是“力，刑（形）之所以奋也”的含义。“奋”不是一般的运动，而是人体的运动，它与《墨经》中“动”的概念的差别就在这里。根据“引说就经”的原则，《说》文“力，重之情下，举重奋也”乃是以人能举一定重量之物而上作为有气力之例证，以“举重”释“奋”，以“奋”释“力”，《经》与《说》恰相契合。谭戒甫既认为“形”与“力”皆泛指，又认为“与”乃“举”之省文，“举物向上”，必靠人的气力，这样“力”的含义在《经》为广，在《说》为狭，不相对应，似不符合以《说》解《经》的要求。

于此，有两点体会：一、对《经》文的释义要充分考虑到它的上下左右关系，把每条《经》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去理解；二、《经说》是后期墨者自己对《经》的注解，比之后人对《经》的理解要准确得多，我们不能离《说》解《经》，更不能背《说》解《经》，而要据《说》论《经》，推断方才可靠。

《经上》：“偃耜耜”

《经说上》：“偃耒民”

和

《经上》：“库易也”

《经说上》：“库区穴若斯貌常”

这两条有一定联系，现分别言之。

“偃稭抵”，孙诒让校为“環，俱抵。”《尔雅·释言》：“抵，本也。”孙氏云：“環之为物，旋转无端（端），若互相为本，故曰俱抵”，孙氏指明此条讲環的转动固是，但只讲到此似嫌不足。应当进一步指出，此处实际上是讲環在平面上的滚动，每一瞬间有一点着地，该点即全環之抵（本），在运动中環上各点皆轮流触地而为抵，故云“俱抵”。“環”条是从生活中概括了各种车轮运转的情状而形成的，“俱抵”把圓形物体（環）的滚动的本质特征准确地揭示出来了。柳存仁在《墨经笺疑》中说“偃”当作“圓”，即“圓”字（见《和风堂读书记》上册，龙门书店，一九七七年），非是。若“偃”与“圓”同，墨经中已有“圓”（圓）条，何必相重。而“偃”作“環”，则“圓”为泛指，“環”仅为“圓”之一，故需另设《经》条。关于《经说》的校释，孙诒让认为“响民”两字亦“俱抵”之误，若如此，则《说》与《经》无别，有《说》等于无《说》，故孙氏之解不妥。愚意可采谭说，谭戒甫把“响民”归之上条《经》“益大”之《说文》，以为“响民”即“润民”，为“益”之一例。这样，“環”条《经说》只有标牒字“偃”而无说文，因“環”义已由《经》揭明，无需再加申述。高亨认为“偃”与“原”通用，其本字作“愿”，又将“稭抵”校作“惧抵”，“惧”乃“懼”之俗字，遂释“偃”为“乡原”，“乡原小心畏敬，以取容于世。”（见《墨经校铨》，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下同）此解改字过陡，引申太远，恐非经文本义。

“库易也”一条，各注家解《说》时皆感到有困难。孙诒让从卢文弨校，“库”作“庫”。《经说》：“库区穴若斯貌常”，孙云“区穴犹云空穴”，又改“斯貌常”为“所视庫”，全句意谓“虽有区穴，视之则庫而不见也”。孙氏承认“说无‘易’义，未详。”可见他对自己的校释是不满意的。梁启超从孙校，只是将《经说》“若区穴”移至“所视庫”后，并云“‘易’，似有倾斜之义。‘区穴’，似指几何学之平面。‘所视庫’者，言视为物障，若在平面上不能睹物之体也。”梁氏对

《经》与《说》的串讲，文义仍未畅顺，他申明：“此释亦自觉未安，姑存之。”高亨将“库”改作“庚”，“庚”又借为“更”，这样一来，“更，易也”，经文可顺。他又将《经说》中“区”训为“枢”，作“户枢”解，谓户枢圆轴及其穴孔若改易则户枢不能转。此释未能将《经》与《说》自然契合，使人不免牵强之感。谭戒甫则以“库”为“舍”，论“易”有明义，改“斯”为“期”，云：“库舍之明，以其为虚穴故”，此说虽新，其说明还是不够妥贴明了。杨宽以“库”通“居”，训“区穴”为空间，谓“区穴若斯貌常”者，“空间未变，外貌犹常，而其间所置之物已易也。”（《墨经哲学》，正中书店，一九三七年版）其说稍近情理。

我以为以往诸注家中，以吴毓江对此条的校注较佳，他在《墨子校注》一书对《经》的校释中说：“‘库’当为‘庠’，即古‘军’字”，“‘军’，‘运’之省文。《说》‘库’字同。《说文》曰：‘运，逄徙也。’《广雅·释诂》曰：‘运’，转也。”又校释《经说》曰：“‘穴’为‘字’之坏字，‘字’即‘宇’字”，“区字犹区域也”，“远如星球之运行，近如舟车之逄转，区字若斯也，状貌如常也，而其位置已于不知不觉中移易矣。”吴氏此释正确解决了最关键的“库”字，把它改正为“运”字，于是下文句豁然解。《广雅》释“运”为转动，《经上》：“库（运），易也”，就是说转动是一种变化。这种转动有什么特征呢？《经说》即解答这个问题。吴氏正确地指出：所谓“区穴（字）若斯貌常”即物体在运转中其占空间位置和状貌一如往常。但他正要完成最后一步时，却走错了路。他认为“易”字意味着物体转动时整体位置实际上发生了变化，果真如此，此条《经》便是讲滚动原理，与“环”条无以区别。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何种转动能使物体所占空间位置不变（若斯），又使该物体状貌恒常呢？只有这样一种转动，就是一圆形物体（圆球或圆柱之类）围绕一固定轴线的旋转。在这种旋转运动中，该物总体所占空间位置不发生变化，并且总是保持相同的形状，这就是“区字若斯，貌常”。《经说》“运，易也”，物体在旋转

时，总位置虽不变，其各个部份却在作剧烈的圆周运动，因此它仍然是一种“易”即变化。这种旋转运动是机械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原型主要是制陶用的陶轮的转动，人们借助陶轮急速旋转的力量，把调和好的陶土塑成各种器皿。《墨子·非命上》所说的“运钩之上”即是旋转于陶轮之上。

以上两条，分而言之，一讲滚动，一讲旋转；合而言之，都是圆形物体的运动方式，故并列在一起。后期墨者有手工业生产劳动的丰富经验，又善于对物理作细心地观察分析，所以能够从物理学的角度，对上述两种有联系而又不相同的圆周运动作科学地分类和描述，用语极简而又能中其肯綮。

《经上》：“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

《经说上》：“端是无同也”

这一条《经》，在文字的校正上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自毕沅始，认为文字无误，训“序”为次序之义，张皋文及近人杨宽、谭戒甫皆从之；另一种自王引之始，释“序”为“厚”，以“无厚”释“端”，梁启超、伍非百、高亨等俱从之。如何理解“端”的内涵，也有两种看法：陈澧、高亨、谭戒甫直释“端”为几何学上的点，并释“尺”为线，释“区”为面，释“厚”为体；王引之、杨宽释“端”为极微，即物体分割到最小的成份。梁启超则兼采二说，认为“端”既是几何学上的点，又是物理学上的极微，而未对这两种说法如何能同时并存作出说明。关于《经说》，梁启超改“同”为“间”，高亨在“同”字上增“不”字，以与经义相顺。

主张“无序”者，云“端”无与次序。此话含义很模糊，“端”既与体相连，何以不能与之相次比？相次比并非相等之谓，不能混为一谈。我同意“无序”乃“无厚”之误。厚与无厚表示是否占有空间，